

《晋乘》、《晋文春秋》与吾衍

马长舟

《晋乘》又名《晋史乘》，与《晋文春秋》时所记皆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故事，两书今传本均为商务印书馆印行。《晋史乘》原为景明刻本《古今逸史》所收，系明隆庆进士吴琯校讎。上海商务馆于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刊印时，采用的是上海涵芬楼影印景明刻本。正文前录有元人吾衍于大德十年（1296）冬至日写的题辞：“《晋史乘》于刘向校讎未之闻，余近年与《楚史梼杌》并得之，诚奇书也，不著作者名氏。观其篇目次第、与《晏子春秋》相似，疑出于一时，虽桓文之事，仲尼之徒不道，而《晋乘》、《楚梼杌》，孔子修《春秋》多取之。余嘉其书，因录之，以备三史之目。《晋文春秋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入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选用的系经陈玄胤校讎的《稗乘》孙幼安校刊本，书末除同样收有吾衍的题辞外，尚有映雪老人的跋和王衡（明代的）后记。

映雪老人的跋文称：“余所藏……吾子行（子行为吾衍字——笔者）书《晋文春秋》，脩已三十年，世不多见，因手一通于平溪寓舍”。此段引文可证《稗乘》所收《晋文春秋》系据映雪老人所藏元人吾衍的手抄本《晋乘》，此事从明人王衡于成化戊戌年（1478）春写的《晋文春秋》后记之前段文字亦可佐证。又，春秋时，只有晋人称史书为“乘”或“史乘”，楚人则称“梼杌”，鲁人和齐人才称为“春秋”，这有《孟子》和《晏子春秋》可证。再从《古今逸史》录吾衍题辞，我们知道他称《晋乘》为《晋史乘》，而《稗乘》本录吾衍题辞则称《晋史乘》为《晋文春秋》。《晋乘》和《晋文春秋》皆源于吾衍手抄本，似无疑义，惟其各称各异，究其原因，我以为《晋文春秋》之名，恐系始自《稗乘》本所录映雪老人之笔。

《晋乘》之成书年代，吾衍在题辞中说“与《晏子春秋》相似，疑出于一时”。《晏子春秋》，据清人孙星衍于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十月所撰《晏

子春秋》序说，“书成在战国之世”。又据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：“《孟子》曰‘楚之《杻杙》，晋之《乘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其事一也’。定、哀之间，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，作《左氏传》三十篇，又撰异同，号曰《国语》，二十篇，由是《乘》、《杻杙》之事遂闕”。这说明《晋乘》和《楚杻杙》之成书时间，当在《左氏传》之前，至迟亦在鲁国定公、哀公之时，即公元前509—476年。

关于《晋乘》的作者，王《吾子行传》、张习孔《云谷卧馀续》、左暄《三馀偶笔》、陶宗仪《辍耕录》、胡应麟《四部正伪》、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等书，以及王衡《晋文春秋》后记中所引宋直的话，都认为系吾衍所著。但我以为王祎等人皆未能提出有力的佐证。

《晋乘》作者究竟为谁呢，这连最早的《孟子》都不能确指，其后的班彪、吾衍、吴琯和孙星衍诸人，亦不能稽考和确指，只能在著录此书时，写上“不著撰人名氏”六字了。

《晋乘》一书自元代晚期以来，即有人认为是一部伪书，前述陶宗仪等人中的左暄即力主此说，清人胡应麟、近人梁启超亦持此说。左暄认为《晋乘》“乃伪书非古书也”，他的这一结论，是从其“《乘》、《杻杙》二书于刘向校录未之闻，班史艺文志无其目”的根据而来的，这也是王祎等人的观点。梁启超氏在《古书》真伪及其《年代》一书里也认为《晋乘》是伪书，他说：“丰坊，为明代一大藏书家，……他家里所藏抄本诚然很多，足以自豪，但他犹以为未足，偏要添造些假的，如……《晋史乘》、《楚杻杙》之类”。梁氏此段文字是说《晋乘》系明代大藏书家丰坊所伪造。我以左暄之言固不足为据，即梁氏此言亦不足信，其理由是：1. 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明说，在鲁国定、哀公之间，《晋乘》和《楚杻杙》二书即因《左氏传》和《国语》“独章”而“阙”，刘向当然也就难以“校录”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自然“无其目”了。班彪说的是“阙”，并不是左暄所引申说的“亡”，故元人吾衍“得之”并“抄录”，自不足为怪。此说亦为收藏吾衍抄本三十年的映雪老人所主张。故清人胡玉缙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中针对左暄的这一错误结论驳斥说，“既是辑，即非伪”。2. 左氏和梁氏认《晋乘》为伪书重要依据之一，就是“刘向校录未之闻”。

《晋乘》未为刘向校录的原因已如前述。其实，未经刘向校录之书，并非仅有《晋乘》，我们判断传世之书是否为古书或系作伪，亦不能只以刘向

有否校录为准绳。3.如左暄所言,《晋乘》在元代为“吾衍所辑”,既是辑,其有依据自不待言。明时,吴琯对之作校,自然亦有所本。自汉时班彪到元时吾衍、明时吴琯,不仅确认有《晋乘》一书,还为之辑、校。此三人中的前二人都深通经史,而从未提及此书之作伪情事。再说,在吾衍与吴琯之间,尚有一映雪老人,既可证明吴琯作校之有所本,亦可证实是书非吾衍作伪。4.按梁氏之言,《晋乘》系明丰坊作伪,而陶宗仪、左暄等人认为是吾衍所撰,这不仅在作伪的对象上有了矛盾,在时间上也有了较大的差异。持这种说法的人,皆未能阐明作伪详情,但即如梁氏所说,作伪于明代,不仅陶、左二氏之说无法解释,清人孙星衍著录此书于其《孙氏祠堂书目》,也未提及属于伪作。清代在编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时,民国时期,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编辑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中,采选各家藏书版本和撰文介绍书目,都是比较认真严格的,然皆未提及此书系伪作之事。

关于《古今逸史》本与《稗乘》本的年代何者为先的问题,今已难于见到最早之版本,现仅从以下一事作一推测。上海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中之《晋文春秋》一书,内有《楚史枹杙》一篇,系选自《古今逸史》本,商务馆选排的依据,就是认为《古今逸史》本在其他诸本之前的缘故,因《枹杙》亦源于元人吾衍之抄本。当然,仅以此例是远远不能说明问题的,写此以待识者。

《晋乘》与《晋文春秋》其源既一,篇目次第则理应相同,今见此二书,其篇目次第竟不尽同。《古今逸史》本《晋乘》之篇目为四十二,《稗乘》本《晋文春秋》则有篇目四十五。两书于篇目的次第,在排列上也不相同如前者首列“野人与块第一”,依次列“厘负羈第二,里鬼须第三,盟河第四,……”。后者将野人与块”列为第三十三,“厘负羈”列第三十五“里鬼须”列第三十七;其首列者则是“谋与楚战第一”,依次为“风陵履解第二,斩颠颡第三,原人降第四,……”兹将《古今逸史》本《晋乘》与《稗乘》本《晋文春秋》之篇目对照后,分为四种情况介绍于下:

第一种情况是两书篇目相同者,有“斩颠颡”、“伐宋”、“大蛇阻道”、“请隧”、“出阳民”、“逐善”、“失麋”、“用民”、“伐卫”、“西河守”、“登隧”、“困难”、“种米”、“襄王赐命”、“封狐文豹”、“野人与块”、“厘负羈”、“里鬼须”、“烧楚军”、“问政”、“傅灌”和“益季血宅”共二十二项。

第二种情况是两书篇目中皆有，但有差异。《古今逸史》本《晋乘》为“日食”、“李离”、“原季”、“虢亡”、“救饥”、“全盟”、“结履”、“伐楚先兆”、“分曹地”、“宰人上灸”、“伐原”、“伐邲”、“伐楚”、“盟河”、“介子推”、“举原令”、“取五鹿”和“伐郑”。《稗乘》本《晋文春秋》则为“问日食”、“李离伏剑死”、“原季辞卿”、“问虢亡”、“国饥用信”、“合盟”、“凤陵履解”、“龟燔”、“赏馆人”、“发绕灸”、“原人降”、“伐邲问赏”、“谋与楚战”、“捐筮豆”、“反国赏士”、“箕郑壶飧”、“问帅”和“烹被瞻”。上列两书有差异之篇目共十八项。经对两书上列篇目之原文，发现篇目名称虽有差异或全然不同，但其正文完全相同的有十二篇，正文文字不一致的有六篇。至于篇目名称有差异或全然不同，若从其内容来看，并未影响原文的主要意思；其中，《稗乘》本《晋文春秋》之“合盟”的合字，可能系字形相近的笔误，其他如“李离伏剑死”和“原季辞卿”等则校《古今逸史》本《晋乘》所列之“李离”和“原季”的含意明确。只有“介子推”一篇，两书的篇目，名称不一，其文则同，惟《晋文春秋》所列《介子推》篇目，其正文为《晋乘》所无。

第三种情况是，《晋乘》有的篇目，在《晋文春秋》中则无，如“反国行赏”和“勤王”两篇。

第四种情况是，《晋文春秋》有的篇目，在《晋乘》则不列，如“问救饿”、“学读书”、“介子推”、“弛文子宅”和“弛敬子宅”共五篇。

上述后三种情况和第一种篇目虽同而次第各异的情况，自非吾衍所致，我揣测当自吾衍身后的《稗乘》本始；另外，陈玄胤作校亦不无关系，惟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未言陈氏据何本作校，故难于稽考。

吾衍，一作吾丘衍，字子行，号竹素及贞白居士。元代衢州人，家于钱塘，故其题辞称武林（今杭州）人。平生“嗜古学，通经史百家言”。

“工于篆籀，其精妙不在秦、唐二李下，而于音律尤精”（明王祜语）。衍为人“操行高洁，不求荣进，隐居教授”。其著作有《尚书要略》、《听元集》、《闲秦刻石释音》、《三十五举》、《〈说文〉续解》、《学古编》、《闲居录》、《竹素山房诗集》、《九歌谱》、《十二月乐词谱》、《重正卦气》和《道书援神契》等。据《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》，衍“卒于元武宗至大四年”（1311），生年不详，但以其“享年四十余”推之，衍

之生年当在南宋理宗景定五年至度宗咸淳年间(1262—1270),故近人梁廷灿说他“生于宋代”,是不错的。

来函照登

编辑同志:

近读《文献》第十五辑陈慧杰、肖东发二位同志所撰《试评〈弹词叙录〉》一文,承推许为评弹研究硕果之一,不胜欣幸!现就文中所提两点意见,借《文献》一角作复,并请同好者商榷指教!

一、《榴花梦》一书卷帙浩繁,确是曲艺史上罕见硕果。但《弹词叙录》初稿完成于二十年之前,其时并不知北京大学图书馆、福建省图书馆及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都有收藏,实际上《叙录》没有收入的罕见作品也不仅是《榴花梦》一种,他如《子虚记》、《镜中梦》、《文明秋凤》、《十二金钱全传》、《白燕楼》、《北史遗文》、《双娟缘》等等,虽不及《榴花梦》的卷帙浩繁,但也都是篇幅较长的优秀作品。主要还是没有机会看到原书,所以缺漏之多,可想而知,这是不容讳言的。

二、关于编排体例、仅以笔划多少来分先后,确有不方便之处。但以编年来分先后,也大有问题。由于其中有一些序跋并不是作品产生时所作,大多系书贾在出版时随便写成,或抄录他人序跋改头换面,用以搪塞,故不足为据,因此无法肯定作品真实的写作时代,也不易用编年的体例来排列作品。

至于最早稍具规模的弹词书目,并非始于《西谛所藏弹词书目》,应以五四运动时期李家瑞《说弹词》一文最早,其中开列的弹词书目已有十数种。近闻胡士莹先生《弹词宝卷书目》即将重版,其中又增补了不少罕见之本,在目前可算是一个最完全的弹词书目。

以上所述,尚请陈、肖二位同志继续不吝赐教!

此致

敬礼!

谭正壁 谭寻

1984.6.13